



辑

—— 那些耳语，那些桥

2003 年大学生最佳诗歌

刘东灵 [西南师范大学]

这是阳光泛滥的午后

对，在阳台，我发现了一堆松香的粉末
之后，我联想到琴弦、二胡
和略带忧郁的手、面庞
《江河水》或《二泉映月》

这是阳光泛滥的午后
在早晨，还是大雾，我们望望窗外
又旋即沉入了梦乡
梦乡是曼陀罗和蛇腰舞
舌苔的干涩和内心的潮湿
我们把羽毛再梳理了一遍
那一些黄金的沉屑阻碍了它的飞翔

还能说些什么呢
当风向违背了天气预报，云层正在加厚
雨伞在运输的途中，我们顶一张报纸奔跑
那里面所有的文字加起来
也阻止不了暴雨的突袭

而文字背后是更多的喜悦和哀伤

谁是天平之后的公正加码者

来吧，我可怜的孩子
在我黑色的羽翅之下，我即使一重再重
也要勉力使你稍感安全和欣慰

在此刻的另一极，一些人捧着破瓷碗乞讨
一些人疾病而缺少医疗
一些人举首乞天，眼已流干了泪水
他们的皮肤皴裂，就像我经常给你
提到的数千年来的历次大旱

原载 2003 年第 7 期《山花》

与星象有关的故事

多少年来
他追溯着星象的移动
他等待一个于他生命最大的
启示

而同时，他也与药片为伴
与水杯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药物
为伴
他出门时，都尽量压低帽檐
他怕人讥笑他脱落的脸

这么多年了，以前遮雨用的伞
已经多了一个用途：拐杖
他用它来扶持他的衰老、疾病
与世界保持上升的沟通、前瞻的视野

他其实清楚地明白
一直扶持他，真正意义上的拐杖来自
他一往情深的妻子

让我们欣慰的是
五十年来，最智慧的笔从来没有离开他
美丽的心灵从来没有离开他
而现在，星象已经在他眼中
开始了它五十年来
最大的移动

原载 2002 年 11~12 期《文友》

大 象

我一直希望着有一天
一头大象用它肥厚、宽大的脚掌
从我身上踩过
我觉得
我肯定不会感觉沉重
而是一种说不出的轻盈
正因为这轻盈说不出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如果它踩着路过我的时候
用它那长长的鼻子嗅闻我
我也希望它能够确认
我是一个人
曾经也想做一头大象

原载 2003 年第 8 期《诗生活月刊》

夜 游 人

我相信
有更多的夜游人
匆匆出没在大街小巷
他们闷着头
不踢倒哪怕一只易拉罐
但他们不是迷信中的鬼
他们只是些夜游症患者
焦虑有些重，催迫者有些强大
今晚我就出现在他们当中
先是在广场上，我们黑压压一大群
无声息地站着，听一个黑衣人
在钟楼顶讲演
其实我是什么也没有听到
只是似乎心神有所领会
当钟楼两声敲完，我们便潮水般
扎向各处的街道、楼房

发表于 2003 年 10 月 18 日“界限”诗歌网

张 欢 [社科院研究生部]

复 调

我后悔没有说出我的烦恼
在故事的第一章
混淆了情人和情敌

有一些愿望已经被主题取缔，存留
的日子被折叠成一团
又在风里兀自展开

像被揉皱的旧报纸
裹着大人物与大事件
毫无悬念

词语和原理在胡言乱语的嘴里
相撞
音节敲打门牙的声音
像歌剧里女主角的尖叫

我们并没有在放下电话后
相遇
在挤压理性的文明里

保留着一种前浪漫
像自由一样美妙和受限制
目光习惯于游荡
在话题上空

某些东西注定无法表达
词语咆哮着不答应
表情疯狂
我谈到我目前的安宁
因为我与一切打扰我的人断了交
此时

你的注视里闪耀的
像理想
演员的最后一次出场哭出了真眼泪
已经写定的结局
粉身碎骨

隐藏的意义是最无趣的段落
然而

删除了文字后
这
就是我们

并非什么主义者

他拼命挣钱，并不止
为了饱。为了学会
拼命花钱，据说
花钱比挣钱更能证明自我价值

为了填满空虚的嘴
他只吸烟，不吃饭
他说，他的胃
并不空虚

他经常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
为了听另一些不认识的人说话
那些人说的话就叫
报告。坐在他旁边的不认识的人一丝不苟地
记录。遗忘
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

他在夏天
用出汗代替说话，可现在
是冬天。因此

他从不说话从不提问
因为每个被他抛进冷空气里的问题
都呼啸着刮回来

打在脸上，很疼
他每天要开很多扇门，办公室，住所，信箱，
保险柜……他从
把钥匙插进去
中获得
把刀子捅进去
的快感

他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为了接收一封几十年前的信
他曾为她写下
最后一首
十四行诗。关于爱情

他最终回到阔别一生的家乡
宽恕了一切但
忘不了一切
因为他从错误的角度
认识了一切

原载 2003 年第 5 期《诗歌月刊》

刘丽朵 [北京大学]

奇 怪

瞬间的奇怪
十月十二日
一切挫折有了眉目
伤感有了核心
我有了你的追随
你追着我
从站台到地下铁
你死了
抱着我给你的光柱
你像个蝼蚁
我像块浮冰

我告诉 DD 我杀死过一个瞎子

他在街上走
在街上哭

他拿着黑色的面巾纸
沿街乞讨

他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他的皮包已经空了
那是一只真正的、神气的皮包

他的眼睛看着我
看着我裸体走
干瘪的乳房上画着星星

他在那里跳舞
跟一只烤猪腿和一只仙鹤一起

拍着手
仿佛这世界无穷无尽

发表于 2003年8月7日文学网站‘左岸会馆’诗歌版

胡建文 [湖南吉首大学]

内心的冬天

—

持续了几天的
茫茫大雪，是我内心
一种停不下来的
覆盖与挣扎
时间，站在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界面上
沉默。思索，抑或茫然
一起交通事故
突然阻塞记忆
世界，顿时呈现出
血色的 苍白

二

午夜的坚冰
冥顽不化，如心中
最深处的某个角落
一个固执的念头
让风吹

这北方的冬天
梦境比预想的要滑
终于在风中跌倒
灯也熄灭了，我怎么找不到
摸索着爬起来的
一根藤

三

从虚无到虚无，雪
一场深渊般的灾难
他们，都被雪埋葬了，消失了
留下我和孤独
原始的恐惧
一朵绝望的火焰
历经劫难的树，在晴明晦暗里
拍拍我的肩：兄弟，坚持
一道白光闪过，我发现
从冬天到春天
恰是一场雪的距离

聆听 [五邑大学]

我打碎过一个玻璃杯子

我打碎过一个玻璃杯子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我还小。杯子里有水
澄澈得很
杯子落地的声音，撕裂我
二十年后所有的记忆
为此，我冒了一身冷汗
破碎的玻璃散落一地，没有人知道真相
水鱼贯而行
似乎要把事实告诉所有人
我的心又一阵惊慌

若干年之后，我把童年打碎的杯子
写成一首诗
诗里，我成为罪人
破碎的玻璃杯
和澄澈的水可以作证。我得告诉所有人
我打碎过这样一个杯子
毕竟这是一个事实
诗里还残留着玻璃的碎片

散落的水和慌乱的心

告诉我

你没有怪我，把事实隐瞒

原载五邑大学《侨苑》第 33 期

如 笛 [清华大学]

时光与人物（组诗）

卡萨布兰卡

忽然间，我的手指凝固了半拍
一种时光在后退，我听见
风的呼啸，在我的耳边
眼前在划向苍白
卡萨布兰卡，巨大的灰暗在
快速的翻动着，一把雨
犹如一把锁
经历多年的陈迹已发芽
在一堵乳白之墙的后面
一个声音在砂石的雨中开始对我说话

莎 乐 美

当我看到你，莎乐美
端着那只银盘子，脸色
凝滞成高贵的雪白，多像
我幼年时迎风而来的巫女
她的盘子里，盘绕着黑色
她颤定了，我看清